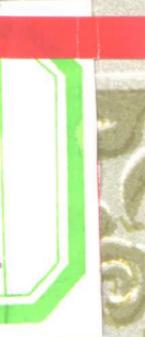


263/
255

戴震哲學思想研究

王 茂

安徽人民出版社



戴震哲学思想研究

王茂

安徽人民出版社

藏震哲学思想研究

王 茂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 1 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125 字数：127,000

1980年5月第1版

198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统一书号：2102·27 定价：0.59元

目 次

戴震哲学——十八世纪中国的一个形而上学	
唯物主义体系	1
序论	1
(一) 戴震哲学世界观的前提——自然科学思想与方法	6
(二) “天道”——自然哲学	18
“气”(阴阳五行)——宇宙实体论	19
“化”——万物生成论	22
“神”——作为动因的自然神论	25
“器”——物类不变论	29
“道”——机械的物质运动观	32
(三) “性”——人类学、人性论问题	33
人——“气禀气质”的自然人论	35
“命”——自然的规定性	38
“性”——“气类”的本质	40
“才”——“性”之呈现为“体质”	43
(四) “知”——认识论和真理论	47
“理”——条理，客观真理，永恒真理	48
“心”——“知”的物质基础	54
“火光照物”——唯理论，身心平行论，理性直觉主义	58

(五) “人道”——社会哲学	65
“道”——人本主义的社会观	65
“仁义”——旧范畴的新释义	67
“絜情”、“同欲”——新的伦理道德观	69
“智”——启蒙主义	78
(六) 结语——一个近代性质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体系	80
戴震哲学著作年代考	
——兼论戴震哲学思想的演变	90
概说	90
(一)《法象论》	93
(二)三篇《原善》、三卷《原善》、《读易系辞论性》、《读孟子论性》	99
(三)《孟子私淑录》、《绪言》	
附：《大学补注》、《中庸补注》	110
(四)《孟子字义疏证》	
附：《与某书》、《与彭进士允初书》、 《丁酉正月与段玉裁书》	118
(五)结语——戴震哲学思想发展的几个阶段	126
附录：关于戴震哲学与明末清初浙东学派渊源关系的一点考证	128
乾嘉汉学与戴震的学术思想	
(一)作为哲学家的戴震和作为考据家的戴震	133
(二)乾嘉经学领域中宋学与汉学的斗争	137
一、经学史上义理之学与考据之学的矛盾	138
二、反理学斗争之演化为汉学对宋学的斗争	140

三、为什么不向自然科学发展?	144
四、汉学的兴盛和转化	146
(三)汉学中的惠派与戴派	149
一、惠、戴两派的汉学共同性	150
二、惠、戴二家在方法论上的分歧	152
三、惠、戴在世界观方面的分歧	157
(四)戴震派的“汉学”性格——考字义、辨名物	161
一、所谓“由字通词，由词通道”	161
二、关于考辨名物象数	164
三、字义名物之学的局限性	166
(五)汉学戴派的个性——“由故训以明义理”和 “执义理而后能考核”	168
一、“由故训以明义理”	169
二、“理义存乎典章制度”	171
三、“执义理而后能考核”	173
四、“因物求则”的方法论	177
五、汉学戴派的评价	183
(六)戴派汉学的蜕化	185
后记	188

戴震哲学——十八世纪中国 的一个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体系

序 论

一七七七年(乾隆四十二年)戴震在其《孟子字义疏证》定稿后，旋病死于《四库全书》馆。二百年来，随着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阶级斗争情势，对戴震哲学思想的理解、研究与评价，言人人殊，论议纷纭。当戴震在世时，章学诚就说过：“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先人所未发。时人则谓空谈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①戴震去世时，京师有人赠挽联：“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明德之后，必有达人。”^②(孟子，指《疏证》)可谓推崇备至。而贬之者亦不乏人：四库总纂官朱筠、纪昀读《疏证》后，“攘臂扔之”，说是“诽清净洁身之士，而长流污之行。”“何得于程朱之外复有论说乎？”^③毁誉抑扬，各趋极端。以这两种态度为基调，论争持续了几乎一个

①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三《书朱陆篇后》。

②据段玉裁《戴氏年谱》。

③章太炎《释戴》及江藩《汉学师承记》。

世纪。而占上风的是对戴震进行攻击贬毁的程朱派卫道之士，如程晋芳、章学诚①、翁方纲、姚鼐等，而以嘉道间方东树《汉学商兑》的漫骂、诅咒，达到攻戴的顶点。

以辛亥革命前后章太炎的《释戴》为起点，评论为之一变。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末，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派、改良派如章太炎、梁启超直到大资产阶级右派如胡适，各据自己的政治需要，分别给戴震哲学插上“民族革命”、“情感哲学”、“实用主义”等等标签，大事吹捧，而以一九二四年纪念戴震生日二百周年的全国性活动达到顶点。

四十年代以后，进步的哲学史家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戴震哲学进行分析研究，并在一些问题上初步有了一致的看法。如认为他的哲学理论的基本方面是唯物主义的，他的社会观具有初步的民主平等思想，他的反理学斗争在历史上起了进步的作用，等等。戴震哲学的真实面目开始显露出来了。但是，已有的分析评价是不是已能概括了戴震哲学的特点与实质？看来不少问题还有待于继续探索。

本文就下面的问题作些探讨：一、戴震哲学是不是一个体系性的学说？二、这个体系的前提、结构、内容、特点与实质是什么？三、它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什么特殊地位？此外，对一些具体问题（如认识论问题）也提出一些看法。

对于上述问题，我的主要看法是：戴震哲学出现于中国

①章学诚早期依违徘徊于宋学、汉学之间。他盛称戴震哲学“于天人理气发先人所未发”，意思也只在指出不能仅以考据家目戴震，而应注意他的哲学见解。这是章学诚超乎时流的地方。及至戴震死后，章学诚读其《疏证》，则大不以为然，故转而攻戴。这其中当然有一些思想、学派等方面的分歧或门户壁垒之见。参见本书另文《年代考》。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的十八世纪，它带有那个社会历史时期的时代特点。对于中国哲学史来说，它是一个新的哲学形态，约略相当于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即形而上学唯物主义那样的哲学。它自成体系，与古代哲学相比较，自具一种特殊的谨严的逻辑结构和新的方法论。在自然哲学方面，它大致相似于欧洲十七、十八世纪那种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在社会哲学方面，具有欧洲十八、十九世纪的那种人本主义的性质和内容。它的科学前提，是那个时代的数学和天文学，在许多方面具有所谓几何学方法和形式逻辑方法的特征。这个哲学形态代表和反映着十八世纪中国随着城市商品经济发展而初步出现的市民等级的思想和要求，是早期资本主义萌芽这一社会经济基础的朦胧的思想折光。由于历史和科学知识条件的限制，它较之欧洲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显得很不成熟、很不丰满。这是因为它先天不足，又缺乏营养，以致发育不良。这个学说出现后，在封建主义的压制、摧残下，到其后继者凌廷堪、焦循、阮元手里，变成畸形儿，没有得到发展。

在论证上述看法之前，先就本文的材料、写法等方面作几点说明：

一、材料的取舍和运用问题。戴震在二十多年间（约1753—1777），写出十三种以上哲学方面的著作和单篇论文。按其写作年代的先后加以排列和对内容加以分析，可以看出，他的哲学思想有一个由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发展演变过程，其间还有曲折和反复。这个过程大体可分三个阶段。三十岁到四十岁（1753—1763），作品有《法象论》、三篇本《原善》。这一阶段基本上未脱离唯心主义影响。四十

一岁到四十四岁(1763——1766)，著《读易系辞论性》、《读孟子论性》、三卷本《原善》，前两个单篇是后者的准备。这个阶段显出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与过渡，思想较驳杂，新旧并陈，且颇有自相抵牾之处。四十四岁到五十五岁(1766——1777)，逐步确立了唯物主义观点，且自成一家之言。作有《孟子私淑录》、《绪言》、《大学补注》、《中庸补注》、《孟子字义疏证》，信札《与某书》、《与彭进士允初书》、《丁酉正月与段玉裁书》。这最后阶段的著作和书信是本文研究和引据的主要依据。可称为戴震晚年定论的《孟子字义疏证》尤为首要(以下凡引此书简称《疏证》，引文出处只注卷次：上、中、下)。段玉裁《戴氏年谱》(以下简称段《谱》)述戴语云：“平生著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此正人心之要。”上述几件信札也很重要，尤其是《与彭进士允初书》(简称《与彭书》)，而《与段玉裁书》中亦有其不便为外人道的真实见解的流露。(另文《戴震哲学著作年代考》，有所论述，可参考。)

二、哲学内容与经学形式的关系问题。戴震哲学著述的特点之一，是采取了训诂疏证儒家经典的形式，即所谓“披着‘经言’外衣的哲学”。如《孟子字义疏证》一书，经言只是缘饰，疏解证明的却是自己的思想。名为“孟子字义”，实际不过就儒家书中取其所需而已。梁启超说戴震是“六经为我注脚”，方东树说他是依托经言“以隐其迹”，信然。戴震那些带实质性的观点，是六经本来没有的，诚如章学诚的话：“发先人所未发”。戴震本想创建一个新的学说、学派，故其所著题曰“绪言”。绪言者，纲领发端之言也。后奉召以纂修官名义入四库馆修书，才改写此书，并题为“字

义疏证”，这分明是为了“隐迹”。恩格斯评欧洲中古思想史说：“中世纪把思想体系的一切其他形式，如哲学、政治、法律等，都合并在神学以内，并且变为神学的一些小部门。因此，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能不采取神学形式。”^①就在改革时，也“可以把旧的封建法权形式的很大部分保存起来，而在这种形式中加进资产阶级的内容，甚至在封建的名义下干脆偷偷地换上资产阶级的意义。”^②在经学的名义下偷偷地换上新的哲学内容，这就是戴震使自己的异端思想获得合法地位的手法。用他自己的话，就是《原善·序》说的“援据经言，疏通证明之”。即以“孟子字义”作护符，来阐明他自己的“绪言”。因此，分析他的思想，必须区别作为缘饰之词的经言，和真正属于他自己的绪言。为了避免行文芜累，本文一般地避免纠缠于经学是非，而直接探寻戴震本意所在。对于传统哲学和经学中的范畴、术语，均按戴震所赋予的含意进行解释分析，而避免纠缠于词的本义和来源。

三、戴震的哲学著作和前此传统的哲学论著比较，有一个重大的不同点，就是它有一个相当谨严的逻辑结构，从而组成一个学说的体系。作为这个结构的联接点的各个范畴，如气、化、神、道、器、命、性、才、欲、情、知等等，都有明确的定义和界说。这些范畴，通过一定的理论观点贯穿起来，经过判断、推理、证明等逻辑程序，论证了他的观点。为了更好地显现出这个体系的本来面目，更准确地理解这个

^①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下同），第46页。

^②同上，第43页。

哲学的主旨和实质，本文在论述次序上，基本上按他本来的体系结构，逐步加以评说。戴震哲学的逻辑结构是“人道本于性，而性原于天道”（下），即社会道德的基础是人的自然本质，而人的自然本质来源于物质自然界。以这个逻辑为依据，本文逐次论天道，论性，论人道。而在各大段中，仍按其逻辑推理程序，依次释述他的各个范畴。对这些论点的分析、批判与评价，则穿插于释述之中。

（一）戴震哲学世界观的前提 ——自然科学思想与方法

戴震（1724——1777），字东原，安徽徽州休宁人，生长于商人家庭。明清时代，徽州商人财力雄厚，在全国特别在东南沿海，有很大经济势力，号为“无徽不成市”。章太炎说戴震“自幼负贩千里”，似也曾从事商业经营。青年时，在歙县、江宁等地受学。一七六二年（乾隆二十七年）中举人试，但未做官。先后在江宁、扬州、宁波、太原、京师等地，从事学院讲授、修志、著书、编纂等学术活动。一七七三年，奉特召入京修《四库全书》。洪榜《戴东原行状》称他“天文历算推步之法，测望之方，宫室衣服之制，鸟兽虫鱼草木之名状，音和声限古今之殊，山川疆域州镇郡县相沿相革之由，少广旁要之率，鍾实管律之术，靡不悉心探索”。戴震是位博学家，在天文、数学、地理、工程、机械、文字、语言以及古代器物等方面，有过广泛的研究，并且有多种著作。就其哲学理论的基础和治学先后的次序来说，他首先是

一位自然学科的学者，然后才是一位经学家和哲学思想家。不了解作为自然学科学者的戴震，也就不了解作为哲学家的戴震。

戴震对自然学科的研究，主要成就是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他在这些方面的基础知识，得之于婺源江永，江永得之于宣城梅文鼎。这就是所谓“皖派”数学。梅文鼎的数学、天文学主要得之于明末清初由西洋耶稣会士传来的欧洲古希腊罗马以及阿拉伯的学说，即所谓“西学”。

自十六世纪，即明嘉靖间起，到清代初期，作为欧洲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先行者的耶稣会传教士，一批又一批从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等国陆续来到中国。他们以科学为幌子，推销宗教货色。上下百年间，他们的宗教并未获得多少信仰者，但他们带来的西洋的天文历算知识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兴趣。明天启年间，由于大臣徐光启、李之藻的引荐吹嘘，一些传教士参与了历法的修订。尔后徐光启、李之藻又与某些传教士合作译出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欧洲中古时代的学说《天学初函》、《乾坤体义》、《寰有铨》、《泰西水法》等天文、地理和机械技术书籍。明末清初，又出现了《测量全义》、《坤舆图说》等书的译本。由于中国传统的数学知识在宋辽金元之际失传，耶稣会士的这些货色虽然不是当时欧洲的先进学说，但也还能惊世骇俗，获得一定市场。清初，梅文鼎传西学，著《历算全书》，江永私淑梅文鼎，自学成家，著《数学》一书。^①当时歙县大商人汪梧凤建不速园，广置图书，招揽学者。江永、戴震、郑牧、汪肇龙、

^①《四库提要》：“是书因梅文鼎《历算全书》为之发明订正。”

程瑶田、方矩、金榜等人，皆“诵读讲贯其中”^①。钱大昕《戴东原传》说：“（震）少从婺源江慎修（永）游，讲贯礼经制度名物及推步天象，皆洞彻其源本。”

戴震二十二岁著《策算》一书。自序云：“专为乘除开平方举其例。”其例题皆取自古代策数、度量衡、律历、工程、面积形制等。三十岁左右著《考工图注》、《勾股割圆记》及《屈原赋注》（中有不少天文学知识）。《勾股割圆记》比较中国古算弧矢割圆与西洋平三角、弧三角的方法，抑西而扬中，称西算源于中土。他批评教士故弄玄虚，指出教士与译者“欲张其说，……多其端绪，使观之者目眩，而莫测其涯涘。又讳言立法之本出于勾股弧矢”^②。从此，他的著述中都以中学为主文，而以西学为注脚，确立崇中诎西的观点。当然，说西法源于中国，未免武断，这是华夏文化中心论，它不符合事实，但这对当时崇拜西学的风气，则是一个反击。戴震三十二岁，在京参加《五礼通考·观象授时》的编纂，并在此基础上著《续天文略》，以西方天文知识为基础，整理和解释了中国天文学史。书中不仅评述了自《尚书·尧典》至梅文鼎为止的各家学说，考订流变，辨别得失，而且广采古代记载，论证地圆之说。如指出“星在伏昏旦中”是“岁差”所致，此为中国古天文所不知者。三十三岁，成《周礼太史正岁年解》二篇、《周礼北极璇玑四游解》二篇。这些论文，继续研究地圆说。四十岁，成《迎日推策记》、

①汪中《述学·别录》：徽歙学人以“地僻无从得书，汪君独礼而致诸其家，饮食供具唯所欲，又斥千金置书，益招好学之士，诵读讲贯其中。”

②《勾股割圆记》卷上《勾股第十三·术论》。

《释天》。另有段玉裁《戴氏年谱》著录但未刊行的《原象》、《历问》、《古历考》等论文。戴震的天文学，论述了天体的一般图象、星座与宿次、行星、北斗及南中星、冬至点、岁差以及古代天文学史、天文测器等等。在欧洲，自十六世纪开始，由于海外贸易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推动，哥白尼、伽利略新的天体学说的提出，牛顿力学体系的出现，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的采用，使科学技术有了明显的进步。而十八世纪的中国，科学技术仍为封建的生产关系所禁锢。耶稣会士传来的，也并非欧洲最新的知识，而是中世纪经院哲学体系中的天体学说和天文历法。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戴震仍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创见。

戴震在天文历算方面的最大业绩，是在四库馆中纂辑整理了古代全部数学著作。乾隆三十八年特召戴震进京以纂修官名义编纂天文历算诸书。积五年之功，校辑完成，同年病死。前此，民间所藏的中国古代数学著作，在宋元间几乎全部散佚。明初搜集整理，按韵目分条编入《永乐大典》，民间又不得见。戴震在《九章算术·序》中说：于古算书“访求二十余年不可得。疑《永乐大典》或尝录之。书在翰林院中。丁亥岁，因吾乡曹编修往一观。则离散错出，思缀集之，未之能也。出都后恒寤寐乎是。及癸巳夏，奉召之京师与修四库全书，……乃得尽心纂次，订其舛讹。”段《谱》称：戴震在四库馆“所校官书，皆天文、算法、地理、水经、小学、方言诸书，皆必精心推核，失之毫厘则谬之以千里者，……悉心耘治，焚膏宵分不倦。”其所校辑者有《周髀》、《九章》、《孙子》、《海岛》、《五曹》、《夏侯阳》、《张邱建》、《辑古》等算经和《数术记遗》。戴震的弟子孔继

涵据此刊为《算经十书》，以广流传。由于戴震的努力，使久已散佚的古代数学著作，得以发掘出世，以及虽未散佚（如《周髀》）但坊间刻本讹误过多而不可通晓者，得以恢复原貌。这就使得我国传统数学的宝贵遗产不致随《永乐大典》同毁于帝国主义八国联军之手，使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保存流传和便于民间研究。古算重出，一扫时人对西学的迷信，发扬了民族自信心。

戴震的地理学主要是研究地图测绘和历史地理学。作有《直隶河渠书》、《山西汾阳府志》、《汾阳县志》、《校正水经注》等。洪榜《戴东原行状》称：戴“精于舆地之学，尝谓古今迁移，不可究诘。治斯学者，因川原派别，知山势之逶迤；由山镇之阴阳，水行所经过，知州郡之沿革迁徙。”看来他是把天文学的方法用于地理沿革的推求：以山势川原为星座，以州郡迁徙为行星，进行历史地理学的考证。他又曾试用晋裴秀法作直隶地图。在机械方面，作有《羸旋车记》、《自转车记》，运用物理学上的杠杆、斜面、滑轮等静力学原理和数学上的勾股三角法，对《泰西水法》、《奇器图说》所载提灌机械作了研究。《考工记图》整理了古代科学技术的成就和经验，显示了他的数学和工艺方面的丰富知识。据段《谱》，戴震还曾试作天文测器，指点巧匠作璇玑玉衡之器，并将制作方法写入《原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戴震的晚年著作《疏证》，在从哲学上发挥其人本主义思想的同时（去世前数年间），又用力于生物学的研究。洪榜《戴东原行状》言戴著有《气穴记》、《脏腑象经论》四卷。此二书未见他家著录，原稿也已散佚。观其名义，前者当是对神经系统的研究，后者似为对内脏系统活动的解述。段《谱》又

载：戴终前“将泚笔为王廷相《伤寒论》作注序。中国历史上，以生理病理学家兼唯物主义哲学家者，只有明代王廷相。戴震这一治学方向，很值得注意。可惜未能完成，已成者也未能保存下来。欧洲十八世纪的拉美特利就是从医学上领悟了思维与肉体的关系而成为唯物主义者的。德国人本主义者费尔巴哈说：“医学、普通病理学是唯物主义的故乡和源泉。”^①这些旧唯物主义者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最后都趋于借人体机制去解释唯物主义，是很能说明他们的思想特点的。

总之，戴震在十八世纪的中国，是个居于科学前列的人物。其所涉猎的各个自然学科，均属专门，兹不具论。其科学思想中有关于哲学的观点，约有以下数端，试简述之：

一、他排除了托勒密天文学中的神学成分，用“气举”说回答地球不坠的问题，表现了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的唯物主义精神。耶稣会士所传天体学说，基本上是托勒密的那一套，即以地球为中心的多层同心圆（大轮套小轮），以十二重天为天体形式；行星与恒星循相反的方向运动，在大轮的圆周上加小轮用以解说量度。这个图式不符合自然界的事实，但它的方法尚能满足当时制历和推算的需要。其中特别关系到哲学的，是这个宇宙的运行的动力何在的问题。教士们归之于神的力量。说是最外面的第十二重天是上帝所居的天堂，它永静不动。以下诸层则是天使和神灵在推动。耶稣会士利玛窦（《乾坤体义》）、阳玛诺（《天问略》）在介绍这一学说

^①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下同），上卷，第478—479页。